

黄宾虹与莫奈晚年艺术启示录

马建初

摘要:黄宾虹与莫奈的艺术在晚年殊途同归。一个健康的身体更具有对社会对自然的敏感度,对积极的、向上的、健康的物象和心象更具有极强的认同欲和表现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自然为本,“天人合一”,这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哲学。中西方艺术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不可取代的是各自的艺术传统,文化精神,民族的人性的尊严。

关键词:黄宾虹;莫奈;生命意象;东方化境

中图分类号: J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999(2008)07-0147-02

作者简介:马建初(1952—),男,四川万源人,重庆科技学院(重庆401331)艺术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美术学。

收稿日期:2008-02-21

黄宾虹与莫奈,两位高寿且在暮年都登上其艺术巅峰的东西方艺术大师。两位都在晚年对大自然的笔墨与色彩的挥洒中殊途同归,进入了恍兮惚兮的东方化境。两人相隔万水千山,却犹如不同肤色的孪生兄弟。

艺术无国界。艺术使各个地域、各个民族的人们精神相通,传达着人类的共性。在对大自然的理解和感受中,越是长者就越深刻和独特,就越有与之同化的亲和,就越有飘飘忽与自然相亲相融的欲望。东方人如此,西方人也如此。

黄宾虹喜武,年轻时拳打脚踢凛然一起起武侠。当年踏遍千山万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自有一副好身板。莫奈更是体壮如牛,背负沉甸甸的画箱爬山涉水健步如飞。对大自然的爱是需要身体的本钱的。不然,哪来的情火如炽?哪来的热力不减的长寿?你看黄翁的山水:墨色浓重,笔力刚健和厚,随笔挥扫,无不力能扛鼎。其画层叠深厚,峰峦荫翳,林木蓊郁,淋漓磅礴,勃勃然一派强旺之气!你看莫翁笔下的大自然:天空、大地、水波,灿烂一片光色涌动,晚年画的花木与荷塘更是色气掀天情热灼人,我们依然能感觉到他对大自然喷发的一腔痴情!当我们看见八十有余胡须茂然的莫翁手握大调色板,雄峙在煌煌巨制《睡莲》面前时,当我们看见毛发苍苍而精神矍铄的黄翁在大山大水之间握笔疾书时,不能不感叹:“好画是用好身体画出来的”。

很多时候,艺术是长期的生活积累和人生阅历的集中喷发,艺术的颠峰状态也常常发生在生命的不同时段,这自然是因人而异。凡·高和拉菲尔在短暂的三十九年生命中就确立自己在美术史上的地位,但要活到八十岁呢?他们的生命还有其他的可能性,甚至还有更精彩的可能性。这不能不是莫大的遗憾。在中国近代画家中,从齐白石到当代的吴冠中,几个泰斗级的大师大多是垂垂老者,而其艺术的高峰也大多出现在晚年。当然,好身体不仅仅指长寿,更指健康——生理的和心理的健康。一个健康的身体更具有对社会对自然的敏感度,对积极的、向上的、健康的物象和心象更具有极强的认同欲和表现欲。他总是满怀激情。他的激情总在找寻爆发点。一旦他找到了那个点,你能让他无动于衷吗?你能遏止那个画家滔滔不绝的创作欲吗?这正如强壮者的食欲,他对美食的敏感度是无须多说的。

两人的终身“情人”都是大自然。黄翁十几岁就好游山玩水。当然也曾迷恋古人笔墨,但终究挡不住“情人”的诱惑

而遍踏名山大水,感受率真的生命本性。愈近晚年,爱欲愈烈。登山而浴雨看山色淋漓元气,沐夜色而感受黑山苍莽恍惚。在对“情人”痴迷的凝视中,他有了“沿皴作点”“屋漏痕”和“月移壁”的点线笔墨、虚实之悟,并由此变法,在古稀之年大喷发大飞扬而登艺术之巅。莫翁对自然爱情更甚。他显然是一个“早恋”者,少儿时代就泡在湖光山色里,画森林,画大海,画草垛,对“情人”的爱执着而热烈。在他专情的眼波中,大海绚丽无穷,草垛光彩迷人,整个自然就是一个光色的世界,连看来“无色”的空气也充盈着缤纷的五彩。在他的绘画生涯中,早年也曾画过不少的人物肖像和城市建筑,但愈近晚年对大自然的爱愈加纯粹。甚至在中年以后定居在日维尔尼,把大自然搬进花园,几十年朝夕相伴,一腔情爱全融在花木水色之中。终在暮年的肆意挥洒下,《睡莲》系列横空出世,成就了登顶的绝世之作。

这又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但老话题往往内含绝对真理。不知什么时候,画家们往往很难终身专注同一创作主题。他们总是被不断涌现的新思潮激动,象追逐浪花一样追逐时时翻新的新观念新题材,在流行的、时尚的潮流中推波逐浪,看起来也确实热闹和风光。但这些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喧嚣散去之后,弄潮儿便成了落寞的看客,在生命的漂浮中什么也没落下,徒有昙花一现的回忆。两位大师的艺术再次告诉我们:艺术最不能缺的是真情、主见与执著。“真情”能使画家的感情燃烧,使表现对象蒙上一层美的光辉,“情人眼里出西施”,实现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情感共振;“主见”能使画家面对形形色色的艺术潮流保持足够的自信,坚持自己的艺术选择,心无旁顾地专注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固守在自己的精神家园;而“执著”则是前两者的综合体现,它使画家在自己认定的艺术领域里由浅入深地探索,在寂寞的漫长的成功和失败的艺术积累中获得大爆发,从而达到自己力所能及的艺术高度。或许他没多少的艺术广度,但他一定能达到尽可能的艺术深度,获得相对的成功。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以自然为本,直至“天人合一”,这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哲学。这种文化根源于中华民族的先人与大自然情意绵绵的长相厮守。我想,任何人,不管他是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只要对自然美有直接的兴趣,只要面对大自然灵魂深处能涌出极欲与之同化的爱恋,那他就能完全认同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生命观。莫奈一生醉心大自然,与山光

水色相偎相依，如痴如迷。在对大自然脉脉含情的深度凝视之中，终究在山水的形质中发现了它的灵，画出了光色颤颤的《日出》、生命奔涌的《草垛》、天地水色朦胧迷离的《睡莲》。很明显，莫翁不仅仅是在描画自然的灵，他把自己也“拿”了进去，把自己多彩的生命与自然纠缠交合，自己的魂与自然的灵融化燃烧，创造出五色焕然的油画世界。而黄翁则把山川的丰茂华滋与自己“浑厚”的生命体验相融，实现了“浑厚华滋”艺术理想。两位巨人在大自然的召唤下集合，不约而同地进入了东方化境。

西方人征服自然，东方人顺应自然。这是两种迥然有异的文化形态。西方人在不断的征服中最先进入现代文明，在近代史中最先迎来国力的强盛。但也给大自然带来伤害，最终受到自然的惩罚。东方人在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使几千年的古老文明得以传承至今。但在现代追求物质文明的进程中却不同程度地破坏了这种和谐，导致近些年来人们自食其恶果。现在，不管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终于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何等重要，我们中华民族“天人和一”的自然观和生命观，是多么弥足珍贵！于是，伟大的东方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各个层面焕发出迷人的光彩，在不同民族的艺术中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而莫奈晚年的艺术，更是无处不在地散发出我们东方文化的无穷魅力！

黄宾虹和莫奈对大自然的专情并非如梵高飞蛾扑火般的奋不顾身，不像他那般追捧太阳的炽烈。很显然，他们是东方式的一种亲情的怡然，是中国式的“悠然见南山”。莫奈在自家园子里闲庭信步，看垂柳轻抚、花枝招摇，体察睡莲与水波相解相融，品味空气和池塘的光色纠缠。在这种细嚼慢咽的审美体验中，消魂在“润物细无声”的诗情里。黄宾虹漫游中国，信步名山大川，甚至“青城坐雨”“瞿塘夜游”，用数万写生稿来捕捉山河大地的精神。悠悠然天长地久日积月累，直到晚年，他们终实现艺术的“一跃龙门”。

中国的生活哲学和文化艺术，突出一个“品”字，讲究的是细细体验反复体验。我们祖先的《易经》《道德经》有谁能一目十行看一两遍就能体悟其中奥妙？我们的诗词曲牌戏剧唱腔莫不是经过百般吟唱方才品嚼出万般滋味的。我们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沉淀生发的东方阴柔文化总是委婉温润的，醇厚而微妙的，一波三折而回味无穷。它是内敛的、长期积累的，须在生命蓬勃的大自然中经过恒长的坚持方能修成正果。

巧的是，两位老者都在寿终前患有眼疾且已臻失明。而更巧的是，两人都在眼疾的折磨中成就艺术之大成。很显然，此时视力对他们已不是很重要。他们作画用的是心，他们手中落下的已不是笔墨不是色彩，而是丰厚的学养和伟大的人格，是高悬空中的生命大境界。活不到这般年纪，人生未能经历百般起伏，就不能进入这般苍茫之界，生命的体悟便不会这般厚朴胧混。高高在上的生命，俯瞰着世间百态，阅尽人间沧

桑，悠悠然进入生命的化境。此刻心中一片澄澈空灵，眼前流动的自然宇宙初始的迷莽，生命创化时的相摩相荡的混沌，举手落笔之时，大千世界便一派混元，大艺术也就应运而生。

大音无声，大象无形。艺术的极至是忽略技巧忽略形式。此刻的技巧和形式已经不重要，她倾听的是心灵的召唤。晚年耳聋的贝多芬挥动手中的指挥棒，在无声的世界里他感受到了心中的交响！画家也罢音乐家也罢，此时手随心动手为心声，技巧不见了形式也不见了，我们所见所听的都是赤裸的精神袒露和灵魂的倾诉！

莫奈晚年迷上了线条。这不是那种文艺复兴前的僵硬的物体轮廓线，而是中国书法式的极富表现力的线条。《睡莲》中的水波，一波三折的色线交叉重叠，虚虚实实，刚柔相济，或勾，或点，或宽，或窄，或顿断，或横扫。无论是水中的睡莲倒影，还是岸边的林木花丛，都用层层叠叠的色线交织而成。而黄翁晚年则迷上了油画般的短笔触，其画积千万短笔，兼点兼皴，层层积染，甚至用原色着力点染，使画面呈现出厚重斑斓之美。他们一者用色线，一者用短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不在乎物象的形似，书写的完全是一种感觉，一种精神，一种激情！

在信息化社会的今天，中西方艺术的相互借鉴和取长补短已势在必行。这不是互相取代，也不是半斤八两，而是各有主次，以我为主。借鉴是为了丰富表现手段，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情感。而不可取代的是各自的艺术传统，各自的文化精神，各自民族的人性的尊严。如此，世界艺术的大花园里方能百花齐放，花香扑鼻而又色彩纷呈。

年轻的艺术家是不谈宇宙的。要到垂垂老矣，独坐高山之巅长河之滨，松眼遥望辉煌的落日，才克制不住要与宇宙诉情，要与天地倾诉人生和世象的山川沟壑。此时已人老眼花。人到老境看世界看人生大约就苍茫，就恍兮惚兮，眼里的自然就没有了细节，天地间惟有元气浩荡。于是，笔下就模糊了形加重了气。于是，黄翁画山水下笔便层层交叉叠积，笔和墨都死力往“气”上用往“韵”上用，眼光迷糊糊地层层划拉，从而造就了闻名天下的“浑厚华滋”。于是，莫翁在睡莲上纵横捭阖，线飞色舞，把个荷塘搞得水气悠悠光色迷漫，大韵也从水池中盈盈升腾。两位历尽沧桑终身专情大自然的耄耋老者这时眼光迷糊着，思维囿固着，糊涂迷幻之中，自然之象滚滚而来，生命之境徐徐扩展，精神之气则冉冉高升，下笔便有了这般迷离扑烁的大生命大气象，便有了这般元气逼人的恍惚之大美！

黄宾虹莫奈两位老艺术家经历了漫长的人生之路，充分咀嚼了生命的酸甜苦辣，超越了个体生命的局限，上升到宏观的大生命的高度，获得了观照自然观照世界的大角度，而最终在艺术上把它生化成大气磅礴的生命意象之美！这种浑朴、深沉、博厚、苍茫，这种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这种至真至善至情至美的艺术，正是年逾古稀的艺术家们奉献给人类的瑰宝！